

TRANSPARENT STONE

透  
明  
石

# 洛城故事

柯扬◎著·图

佛唱，一曲特殊式样的中国哀歌  
洛阳，一座失落在荆棘中的辉煌城市  
这片荆棘之中，却并没有幻化出杰阁凌云……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  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透  
明  
石

# 洛城故事

柯扬◎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山势高峻之外，树丛渐渐变得稀薄，那金色闪光也变得分外夺目。翻越最后一个小山包，所有人都喘息不止。在他们面前的山脚下，一座金与灰相间的巨大城市遥遥可见……



TRANSPARENT STON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洛城故事:透明石 / 柯扬著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

2007.1

ISBN 978-7-80170-567-9

I.洛... II.柯... III.中国-古代史-南北朝时代-通俗读物 IV.K239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3602 号

**出版人:**周一

**策划人:**刘太荣

**责任编辑:**古古

**特邀编辑:**施袁喜 桑海

**装帧设计:**柯扬+大象工作室

**出版发行:**当代中国出版社

**地址:**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
**网址:**<http://www.ddzg.net> **邮箱:**ddzgcbs@sina.com

**邮政编码:**100009

**编辑部:**(010) 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
**市场部:**(010) 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

**印刷:**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本:**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**印张:**5.5

**字数:**101 千字

**版次:**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号:**ISBN 978-7-80170-567-9

**定价:**22.00 元

离乱的南北朝时代，个南方工匠被胡人掳到北方役作，先在大漠中的佛窟，后在中古时代世界最大的城市洛阳，他以为他的妻子惨死已久，多年后，个面容酷似亡人的女子却出现在他面前，她是北朝的王妃，朝中权臣清河王的妻子。

这一切是否仅仅是他的幻觉？如果这幻觉多少系于他雕塑佛像的生涯，他的幻灭是否也和这城市最终的毁灭有着某种关联？

这正是启人想象——今天踏勘逝去文明的我们，依然走在昔日「衣袂京尘」的大道上，「车马不相识，音落黄埃中」，山河依旧，只是路两边的风景已不相同。



[www.wenmaitang.com](http://www.wenmaitang.com)

联络电话 010-81988869

征稿信箱 fly1703@163.com

service@wenmaitang.com

柯扬，曾于北京大学学习文学，芝加哥大学学习艺术史，现就读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，为设计学博士生，对建筑理论和园林史有兴趣，并从事园林景观景观设计。著有《从废园到燕园》《纽约的变形记》等。

这部作品以生动可感的文学手法，将恢宏的北朝艺术后的黎庶世界展现给现代人，是种新颖的可贵的尝试。

——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·资深佛教艺术史学者·常青

出版人：周五一


策划人：刘太荣

责任编辑：古 古

特邀编辑：施袁喜 桑 海

装帧设计：柯 扬





只是，谁在挥  
动刻刀？是他，还  
是冥冥之中那只看  
不见的手？

德勤與正  
拾突亦  
有  
式揚清塵

# 目 录

## 洛城故事

透明石

### 小说 透明石 1

### 史实 洛阳是一座怎样的城市？ 107

荆棘铜驼 111

谗妄的洛阳 116

坊墙之内 122

洛阳伽蓝记 129

永宁寺塔 137

乱中洛阳与永宁寺塔的倒掉 144

透明石 152

一本无法写下去的解构史 162

后记 167



# 透明石

## TRANSPARENT STONE

In Medieval China, a southern craftsman is kidnapped to the nomadic north to construct Buddhist caves. His wife, whom he has long thought dead, surprisingly reappears in the capital Luoyang as a princess, the wife of the most powerful nomad. Is it merely an illusion? Does the illusion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a series of disasters that befall the city?



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手艺人虔心向佛，期冀与失散的妻子重聚于彼岸；他缔造和经历了一系列的幻境，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幻境之中……

那是个离乱的时代，一个南方工匠被胡人掳到北方役作，先在沙漠中的佛窟，后在中古时代世界最大的城市洛阳。他认为他的妻子惨死已久，多年后，一个面容酷似的女人却出现在他面前，她是北朝的王妃，朝中权臣清河王的妻子。

这一切是否仅仅是他的幻觉？如果这幻觉多少系于他雕凿佛像的生涯，他的幻灭是否也和这城市最终的毁灭有着某种关联？

一团柔和的、招摇不定的金色浮现在视野的中央，这金色间杂着朱红、明黄和深褐，从容地涨满黑暗的天穹，宛如七彩琼林之间，举起万千花树。突然，也就是睁开眼的一瞬……这美梦忽地溃散成了实景，一切的一切，原不过是一盏余息将尽的灯台，它细小的光焰时时变幻，就在他身旁跳跃成不同的形状。

他这一睡，又不知睡着了多久，壁龛里，那盏彻夜长明的烛火像是已烧掉了许多。

侧身过去，他又看见了将开凿第 6385 尊圣像的那方石壁，砍削平整的石壁已经预先着墨，为的是将来刻画时能辨别清楚，烛火光亮所到处，黑黝黝的一层宛如明镜；再细看去，那光亮的一层石面渐渐变得透明，看得清下面细小的纹路与肌理，溪流与沟谷，在溪流与沟谷之上是群山起伏；再看进去，还有小小的、就如鸟巢蚁穴般的城市村落，宛如万千世界……他注视着这一切，眼也不眨，唯恐遗落些微的细节，可那贴近脸颊的一壁冰凉石头，感觉总还是不可逾越的巨障，令他肉身的知觉慢慢苏醒，明白这深入的幻象不能持久。这巨障阻碍了他弗远无屈的目光，又令他双目酸痛，眼睑颤动，以致不能自己地流出泪来。可他兀自不顾一切地注视着，尽管泪光糊住了眼球，从斑点的光亮中，仍旧可以窥见那个灰黑色的世界，尽管了无生气，却细节宛然……

渐渐地，像往常那样，在这艰难的对峙中，那堵巨障像

春阳下的坚冰一点点缩小，最终分崩离析了，他感到自己像从坚冰中释出的空气，肋生双翅，从这世界的顶端一跃而下，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飞行如风。遥遥地，他看见有人群移动，他看见草场上奔驰的马匹了。他不由得心旌摇曳，不由得飘飘然而足之蹈之。他用粗砺的手指，在虚空中划过深山大壑，向那人群迫近，他用指尖撮起那纤尘之末，细细琢磨打量，可是冥冥中的一阵阴风，拂过了烛火，像是一阵乌云掠过他的世界，瞬时间，那点点微尘又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他叹了口气，终究沉沉睡去……

—

自建元3年太武帝敕建代北万佛洞开始，他便已在这暗无天日的洞中役作了。当初同被掳来的南朝工匠200余人，而今只余下十之二三。17年时间，工事已经完成大半，经他手的圣像总也有40尊以上。起初，为了宣示佛像居所的圣洁，工匠们尚在沿石壁上栈道搭起的木棚里潦草过夜，后来，工事日见繁忙，监工索性就让他们睡在石窟里面。但凡进食和便溺时候，便由监工的鲜卑士兵用铁链将他们穿上，一个个拽出洞去。

起初，士兵们用铁链穿上这些工匠，仅仅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走，而今则另有缘由。17年来，他和这群工匠们在洞穴

中夜以继日地劳作，不论白天黑夜都要点起烛火，眼睛已经变得不习惯观看远景，也不大能在白昼视物。偶尔有人要出洞去，都得格外小心，别让对他们来说已变得炽烈无比的阳光，一下灼坏了眼睛。刚开始时，这事故曾不止一次地发生在逃跑的工匠身上，而如今，这些忍受了十数年来穴居劳作的苟活者，已变得像老鼠般怯于光亮的世界，纵没有镣铐加身，他们也需要万分的勇气，才能向外跨出一步。对背井离乡的大多数工匠们来说，洞外的天地是什么模样，只留下记忆里一点缥缈的影子，这影子多半带着昏黄烛火的光晕，飘摇不定，真幻难辨。

不知何时起，他回忆中的世界就这样变得一片金黄了，和现境里那昏黄的烛光莫分彼此。在白昼，总还有拐弯抹角溜进洞来的光亮，联络着外面那喧嚣世界的秩序，监工士兵的呵斥怒骂，与叮咚的锤凿声交错；而那金黄的夜晚降临时，所有的声响都已睡去，从他栖身的那条破草垫的位置，一睁眼，就可以看得见壁龛里守夜的灯火。它的光亮于石壁前静默地摇曳，被烛火照亮的地方是工事未毕的石龛，那难分彼此的佛的微笑，黑暗里的阴影则是尚未雕凿的石龛在岩壁上留下的孔洞，光明与黑暗随着空气的波动时消长。十余年来，他常在夜晚的睡梦中醒来，一两个时辰地注视着这摇曳的、无定形的光亮，看它们是西天里变幻的云霞，是村北头的优谐与说唱，由一开始与世隔绝里的搜索枯肠，直到如今独处中的兴味盎然，让他忘却了真实而繁复的人世间，忘却了日和夜的区分，忘却了自当独

醒，还是睡眠。

然而，长夜终有尽时，当金黄的夜晚随那燃尽的烛火消散时，他不能不惊惧地想起，他并非睡在自家后院柴草上松软的梦里，他每每不自禁地想起这漫长的洞穴生涯的“最初”来。“最初”是什么样子，他几乎已记不清了，“最初”甚至还不如眼前这一片黑暗看得真切，但他的确记得，“最初”的时候，他绝不是睡在这冰凉石壁旁的一堆破草席上，最初，他是有妻子幼女，有自己茅屋小院的南朝人。“最初”的那一幕真实是，18年前，大举南掠的胡人烧毁了他们的山村，强暴了他的爱妻，杀害了他的幼女，又将全村的人口差不多屠戮殆尽，不过因他的石匠手艺，才侥幸逃过一死，才被辗转遣送到这漠北的荒山中营造石窟。

随着黑暗中一天天无差别日子的流逝，尽管“最初”的那一切仍旧刻骨铭心，那真实的“原本”是什么模样，却已无从知晓——他可以回忆，却无法感知，他需要一个形象，而那个残破的形象却在这黑暗中渐次逃逸消散，充盈心头的仇恨渐屈服于姑妄偷生的苟且。在被迫离家的那个黄昏之后，无数回漫无目的地，他在洞穴内冰凉的石地上刻画涂抹，似乎是想记住被掠来后已流逝的春秋。可是十七年后，连妻子的模样都已经在他意识中变得模糊，有朝一日重返家园的希望，变做了蠕虫般一天天喘息下去的残念。每在黑暗中念及于此，他平和的心境就要备受袭扰，他已经不能像刚来时那般嚎哭与叫骂，甚至已不能够黯然流泪。

虽然是了无生趣，对死也毫无畏惧之心，他却不能就这

么糊里糊涂地死去。如果死后能和妻子儿女重逢,那或是件好事,可是在同来营造万佛洞的工匠们那里,他隐约听到议论说,人死并不能干净,古往今来的死者以亿万计,并不是所有的死者都能遂愿与他们的亲友团聚,那些居无定所的孤魂,依然游荡在三界之外,苦苦等待轮回的差遣,只有生前功德圆满者,才有幸升入极乐世界,免遭来生重为牛马的苦难。最初他虽不信佛,而今却渐相信这话并非全无道理,因为无数回他亲眼目睹,就连那些不知礼数的鲜卑杂胡,也不能对轮回的报应无动于衷。这些胡人平日里凶恶无行,但在行佛事之际,全都诚惶诚恐、五体投地——这就是因果教化的最好证见。十数年来,胡人朝中的皇帝已经换了几番,营造佛窟的资助却不见少,一区圣像开凿之前,常都是冠盖云集,贵胄纷临。已故去的皇太妃生前向佛发愿捐凿一窟,便驱使数十工匠役作了整整3年,而寻常官宦人家,也有万金以上的捐助。即便是下等人民也不甘落后,每一区圣像所附的造像题记,全都密密麻麻,写满出身寒庶的平民邑子姓名。

身无分文的他自然无力捐助一尊佛像,可是,从知道捐资圣像可以超度亡灵的那一刻起,他就已经想到,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在供养人像中加入他妻子的形象,再在造像题记里设法加进妻子的名字,或许就可让仍在地下游荡的她早日飞升。这个念头让他活下来,让他从此不惮役作,甚至让他变得不再仇恨那些个胡人。

阿兰,阿兰。

他喃喃自语，这个名字他已经叨念了十数年。而如今机会似乎已经真的来临。

## 二

17年前的那一个冬日，载着这些手足相缚的汉人工匠，掳掠北归的胡人马队正越过长城。那时整个北中国已由胡人占领，汉家的烽火碉垒都已残破为土台断壁，看起来很是触目惊心。那一日，他记得看见衰草弥漫过满山遍野，天边有浓厚的灰白色的积云，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。当马队颠簸着从坍塌的夯土城墙豁口间越过，同来的南方工匠虽不清楚他们正越过胡汉天堑，但目睹城墙外寂寞萧索的山河，都不由得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：这辈子恐怕再也回不了故乡了！

他还记得，那一日，阿兰死前的一霎那，她的脸变得落雪前天空一般的颜色，看得见她近乎透明的皮肤里根根青色的血管。

他还记得，阿兰曾说过，如果来世我们再见，不知道是变牛还是变马，还是在天下哪个州县再世为人？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应该看得见，我是深褐色的瞳仁，乳边有一颗红痣。

她最后的一个惨淡的、模糊的微笑……

然后他们走了不知道有多远，向北，向北……

被投入石窟的第一天，他挨着一个胡人工匠睡。这面目



凶恶、胡子拉碴，蓬头垢面的老胡人有姓无名，别人都管他叫刘胡，他会说汉语，因此做了他们这一群工匠的头儿。据说，刘胡原本是河套间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，他的部落与鲜卑人作战时落败，因而不幸沦为奴隶，在万佛洞服役也已两年有余。和别的工匠不同，刘胡从不安于沉默，多年的奴役生活似乎也不曾改变他的暴烈脾气，除了睡眠和上工时间，每隔片刻，刘胡便会站起身拖着铁链走动，时而用胡语高声叱骂，时而用脚踢踏挡在面前的其他工匠。那时，他尚有求死之心，因此对这一切竟并不感到惊恐，只是油然地心生厌恶。

没过几天，胡人都尉便召集这批南掠来的工匠们役作，他只是一味以沉默拒之。一个人在洞中捱了不长，便有监工的鲜卑士兵进来将他拖出去鞭打，直打得他皮开肉绽。好在上边显然还想留下他驱使，并不想将他往死里打，而他竟然怒气上升忘了疼痛，待按住他的士兵稍一松懈，便一跃而起，一头撞向墙壁。

饶是众人及时出手阻拦，也让他将自己撞了个血流满面。监工大怒之下，举刀比划要杀他，他居然疯了似的撞向刀刃。见他如此倔强，监工不再鞭打他了，只是用铁链把他的手脚牢牢拴在石壁上，每天找个士兵，给他灌食些乳酪浆汁，也不再急着逼迫他干什么。等他伤口愈合，身体稍复，便扔给几件工具，但凡有凿石、开料一类的简单活计，就示意他稍稍干些。在他机械地挥动双手时，却总有一双脚步在身后不远处逡巡，像是怕他又干出些出格的举动。